

■往事如歌

难忘雨中军歌

■陆地

那年夏天,下的雨一场接一场,一场比一场猛烈,大暴雨,特大暴雨,沟渠满了,圩塘满了,河流满了,绿油油的田野都浸泡在洪水中。外河的水位也严重超出了警戒线,随时会有决堤的危险,后果不堪设想。村里的青壮年都上圩堤抗洪了,正热火朝天地搬运草包泥袋。所有的人都透湿了,衣服皱皱地黏在鼓动的肌肉上,几只大功率的排水泵在“轰轰”地吼着,白亮亮的水柱从加长的排水管里冲到外河里,融入滚滚的洪水里。傍晚,忽然从圩堤东头传来嘹亮的军歌,小伙伴们奔走相告,原来解放军来我们村协助抗洪了。

■情景交融

滨海夜钓记

■应红枫

江风轻柔,渔火点点,一轮满月在江边随波浮动。月下,是一片璀璨的渔港灯市,偶尔传过来几声舟楫之声。我坐上朋友的小渔船,一起来到近海处抛钩夜钓。夜色在星星点点的渔火和渔港的号子声中,终于失去了其原有的静谧。潮水开始慢慢地爬升上来,朋友驾着小船向港口不远的地方驶去。海面上,除了从船舱里传来的“哒哒”的马达声,便是迷人悠扬的浪声了。

小船转过了一个小小的岛礁,呈现在眼前的是一片辽阔的海域。月光下,远远近近的,十几盏渔灯漂浮在碧波上。我们朝着南面的石崖下驶去,那里已泊着四五条小船,每条小船相隔约三十来米。垂钓者或屏息凝神,或悠闲地抽着烟,或相互间谈笑风生,如同坐在茶馆里喝早茶一般。隔着一段距离,我们也抛下钩去,静静地等待收获。

和朋友耐心地坐在小渔船的舱板上。等待着鱼儿上钩。忽然,不远处那盏最孤单的渔灯下,传来了“哟嗨”一声高亢嘹亮的船歌。我们不约而同地回过头去,远处的那人正站在船头,披一身的月光,划动一根长长的竹篙。又一声粗犷洪亮的“哎嗨”从他的喉咙里迸出,在开阔的海面上回荡开来。生活在海岛渔区的人,对那两声吼奏腔腔的船歌调子再熟悉不过了,那是渔船捕捞起网时吼唱的原生态船歌,代表着渔民一起拉网收获时的喜悦之情。

经常在此夜钓的朋友告诉我,那位吼着船歌的钓手,早几年是当地渔业捕捞村里闻名的理网好手。在一次捕捞起网时,一位刚上

船工作不久的水手,不小心把衣服卷进了绞缆机中,是这位吼着船歌的钓手,使尽全力把水手的衣服给撕断。待绞缆机停下来时,水手得救了,他的一只手却被绞进去了。渔船紧急返航送到医院抢救,但最终也只勉强保住了两个手指头。他无法再去船上工作,只能给附近张网户分拣些小鱼小虾。已经准备结婚的对象,也哭着提出和他分手。他也不怨人家。但是一年后,那姑娘扛住了家人的反对,毅然决然地又回到了他身边。结婚那天,他当着双方父母和全村乡亲的面,跪在新娘面前,发誓哪怕一只

手,也要撑起这个家。自此以后,附近乡邻凡是有合适他干的活,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让他干,而且会给出更高的工资。日子一久,他知道乡邻们的好意,但感觉不好意思,于是自己弄了一条小船,到海湾附近捕海鲜,有时也钓石斑鱼,把刚捕获的鲜活海鲜卖给渔家酒店,收入也还可以。

因为得到过大家的帮助,他在渔村里也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,每月都会拿自己捕捞的海鲜,去看望养老院的老人。村里只要有人需要帮助,他肯定第一个赶到。在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封村期间,他是村里义务执勤最多的人。去年,他妻子在他鼓励下还通过考试,成为了有编制的乡镇工作人员,一家人开始有了安稳和逐步小康的生活。

正听着朋友的叙说,泊在附近的几条小船上,也有人受到了船歌号子的情绪感染,突然吼出了“拉起来呀!鱼满舱啊!嗨囉、嗨囉”的船歌。我似乎在顷刻间读懂了赶海人,也禁不住地扯开喉咙吼了出来:“哎喽——嗨!”

■直击真相

■王珍

若不是万不得已,谁愿意在这样的时光从城市一隅跑去另一隅,像蓬尘一样忙忙碌碌地奔来走去?一会儿是手续不齐,一会儿是资料不对,一会儿又是证明过时了得重开……不知下一次等待我的又是怎样的差池,仿佛永远看不到尽头。因为一件非办不可的事,近一年来,我饱尝各种材料、证明、程序的繁复、麻烦、琐碎,看尽了办事人不知道因何而傲慢的脸。

在办事大厅等候叫号时,我常常很困惑地想:办事人为什么不可以专业一点,一次性把需要我做的事全都说完、说清呢?是不是会因为办事的手续太简单、程序太容易、节奏太快捷,把所有的事很快都办完了,办事人无事可办就得下

岗失业了?我深切感受到,办事难、办事慢、办事繁的有些障碍完全是办事人人为设置的。

当然,这样的话我不敢说,不敢问,更不敢质疑。虽然闹心已经不是三五次,但在我的耐性传输,所有资料都可以在网上查证,都打上真正的防伪标识,建立一个良好的信誉检测系统,用计算机来进行识别和判定,而不需要人来操作,那会简单得多也更容易得多。不是我看不起人,有时机器确实更智能,更会办事。

势。只见一位解放军战士大声地说道:“我们是军人!今天就算拼了命也要堵上这个口子!”顿时,战士们扛泥袋子的速度越来越快,气氛也越来越紧张,在那一刻你才能体会什么叫做拼命!只见几个战士毫不犹豫地跳入滚滚的洪水中,手拉手在缺口中组成了人墙;又有几个战士从群众手中接过木桩和木榔头,在缺口中奋力打桩;堤上的战士像发了疯一样重复着扛泥袋一上大堤一丢泥袋等动作。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奋战,缺口终于被堵住了!

他们站在雨中吃了一点点干粮,随后,再次集合,排着整齐

的队伍,带上各自的工具,一路高歌跑步到另一处险段去了。晚上,在雨中又听到了“我是一个兵,来自老百姓……”的歌声,那是他们回到村口大堤上保闸来了,干了一天的活,歌声还是那么高亢有力。当时,我很奇怪,难道他们就不知疲倦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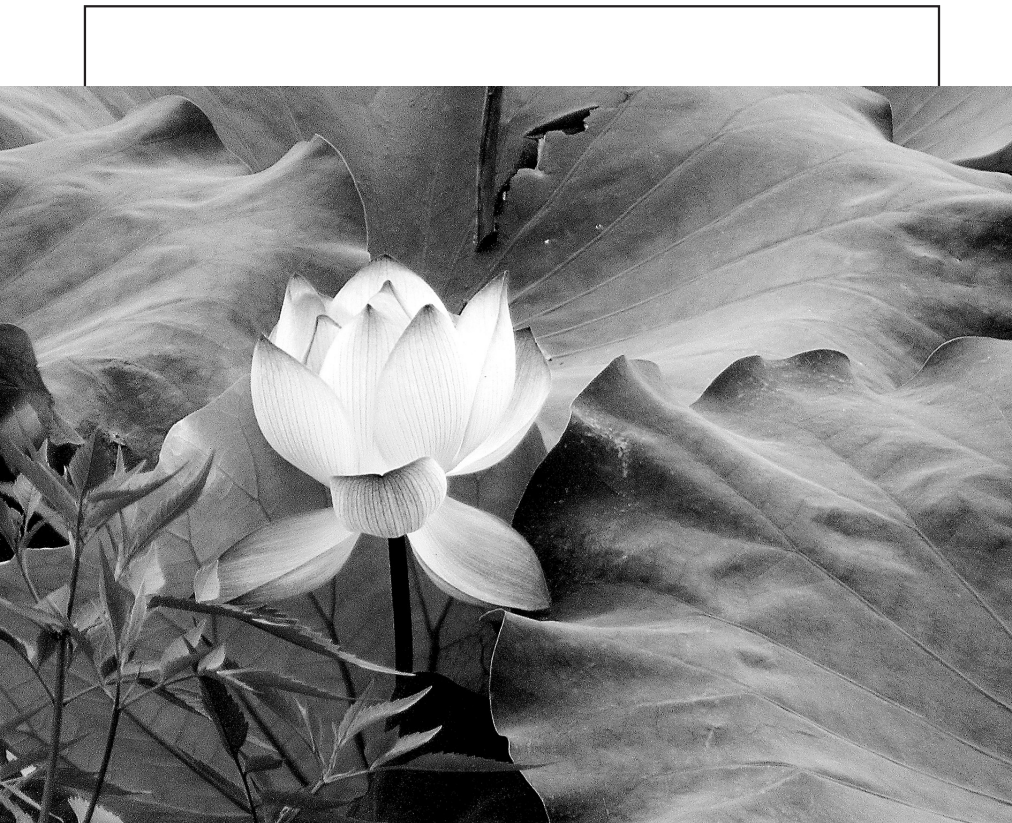
雨停了两三天,外河水小了一些,公社安排到村里放电影慰问解放军。那个年代村里人是很少能看到电影的,对于我们孩子来说,能看场电影更是跟过节一样痛快。

十几个战士每人把雨披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地下,人便很

整齐地坐在雨披上。电影还没开演,他们就开始唱歌:“战友、战友、亲如兄弟,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……”

嘹亮的歌声打破了乡村的沉寂,电影随后开演了。7月的天,说变就变,大雨随着狂风就落了下来。雨声就是命令,战士们迅速起身,穿上雨披,排着整齐的队伍,唱着军歌跑步向村口大堤闸而去。

听了雨中军歌,使我从小就下定决心长大后要去参军。到了1980年,18岁的我终于参军了。我也先后多次参加过抗洪抢险,用身体筑成阻挡洪水的铜墙铁壁。



夏之荷 郭建生 摄

■真情时分

丢失的酒

■余瀛

那年,我离开家乡独自去了百里之外的城镇,我没有了饭来张口的生活奢望,只得联系附近的一家小餐馆,解决我的一日三餐问题。

一个孤独人,一座陌生的城。

身边整日过往着不断变幻陌生人的面孔,我神思恍惚,情绪低落,从此,我学会了喝酒。都说借酒消愁愁更愁,可我却觉得这苦辣酸涩的液体是解忧的良药,顿顿养成了必喝、猛喝的坏习惯。眼看我的酒量日复一日见长。

餐馆店主的孩子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,每次我喝酒时,

她都探头探脑地从门缝窥视我,偶尔对上她清澈的眼眸,我也会露出苦涩的笑容。后来,我发现自己存在餐馆的白酒喝得比较快,没几顿就见了底,不免有些疑惑:自己的酒量真的这么大?于是,我特意记住了当天剩余酒的标记。果然,第二天我再看时,剩余的酒明显低于昨天的标记。那丢失的酒去哪儿了?

我决定一探究竟,一天下班后,我来得早了一点,无意间看到那个小女孩悄悄从酒柜上拿走了我存放的那瓶老白干,径自地走向了屋后的另一间小屋。我一惊,这么小的女孩子,就知道偷酒喝了?我顺着她走

的方向,悄悄地跟在她后面。

原来,屋后是一间杂屋,屋外是一个鸡舍,她跑到了那里,倒了一些酒在地面。我心里释然,却又涌上疑问。小女孩忽然转头看见我,一时惊慌不知所措。我冲她笑笑,她才慢慢来到我身前,小声说:“叔叔,我偷你酒倒掉,是不想让你喝得太多!”

我问:“为什么呢?”她说:“喝酒误事,还容易得病。我爷爷就是喝酒太多,死于肝癌,我舅舅也因贪酒出车祸死了……”

那一刻,看着她那带着泪痕的闪闪的眸子,心里忽然就温暖起来。也许,在这个陌生的城市,还是有温暖的!

从此,我戒酒了!

■难忘记忆

我曾做过电影跑片员

■洪明强

近日,去影视城看了一场电影。说实话,我已十多年没去电影院看电影了。电影院音响效果出奇的好,电影画面清晰逼真,座椅宽敞舒适。看电影时的氛围,与过去的年代,已是截然不同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可谓文化生活匮乏,看电影是人们难得的精神享受。让人难以忘怀的是,我曾做过半年的跑片员。那还是我刚高中毕业时的事。

跑片员不仅要体力好,更要有娴熟的车技。那时新片一到,城里的几家电影院同时放映。电影发行的拷贝数量有限,每家电影院的开映只有错开。每一盘胶片放映时间大概20多分钟,第一家电影院放完两盘胶片后,跑片员便将放完的胶片放入一个铁盒,再把铁盒放入自行车后座的

拷贝袋,快速骑上车送往第二家电影院。此时,第三家电影院已在放新闻片之类,等我把第二家放完的拷贝一送到,新闻片已接近尾声。跑片员在这样的循环节奏中,还是蛮辛苦的,有时连擦汗的工夫都没有。

为了让看电影的人,能连续观看到一部电影,其背后的艰辛,只有跑片员知道。我每天日晒雨淋,在街上狂奔,与现在的外卖小哥差不多。因为留给我的时间不多,放映机上的胶片接不上,看电影的观众会喧嚣、骂人,电影院的领导会责怪我。

在电影院做跑片员,

我在街上遇上熟人,不敢下车闲聊,只能在车上与熟人打招呼,因为下家电影院等着呢!跑片员这个职业有句行话:“轮子一响,想着观众。”跑片员每天只有在跑完最后一家电影院时,绷紧的脑神经才可以松弛下来。跑片员每天紧张的工作,让我在几个月里体重轻了十几斤。

有一次,我送最后两盘拷贝到一家电影院,接片人却不见踪影。无奈之下,我直接将拷贝送到楼上的放映室,放映员一见我忙说:“快把胶片给我!”这是我第一次看到,两部放映机交换胶片时,默契地连接电影画面的精彩瞬间。我感慨地说:“电影太神奇了!画面还会动,让人仿佛身临其境。”放映员道:“是呀,胶片在放映机上每秒能走24幅画面,动态效果就是这么出来的。”

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放映后,在全国引起轰动,当时,我们那里也是加场放映。有一天晚上,我在跑片途中,整条大街被暴雨笼罩。为使拷贝不淋到雨水,我只能在一个屋檐下躲雨。好在雨很快停了下来,我骑上自行车狂奔起来。突然,车轮被小石子一滑,自行车摔倒在地上,我的膝盖、手臂上鲜血直流。我忍着疼痛站起身,跨上自行车又向电影院奔去。所幸拷贝送到时,正好与前面的片子对接上了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科技的进步,电影胶片放映已被数字放映取代,跑片员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■百姓故事

凡人赵师傅

■姚月法

赵师傅大名赵傲云,住在绍兴市越城区一个老旧的安置小区里,家门口摆个修车摊,是他全部的生活符号。小区里的男女老幼大多认识他,都叫他“赵师傅”。

赵师傅修车不单单是为补贴家用,他有退休工资,尽管不高,但也度日无忧。他修车纯属爱好,就像别人喜欢琴棋书画一样。

赵师傅上世纪50年代招工去了上海铁路局当工人,这在当时可是响当当的职业,左邻右舍羡慕得不行。赵师傅能去当铁路工人,主要是成分好——贫农,再就是他老实本分能吃苦。

赵师傅的单位是铁路工程队,就是铺枕木、架铁轨的那种。赵师傅没有读过书,自然只能干些粗活。好在他吃得起苦,什么活都能干。每到年终,他总能从单位领回一纸奖状。每当这时,帮他照看孩子的老娘,心里也觉得为他付出这份辛苦,值!

赵师傅父亲走得早。他小时候家境贫寒,不幸又生了一场病,因没钱医治致鼻梁塌陷,形象分打了折扣。但因为 he 工作单位好,找个对象还不算太难。赵师傅的工友将他与一外地女孩子牵上了线。婚后,两人倒也恩爱有加,育有一对儿女。可女人没有工作,又有事没事爱到处闲逛,渐渐地心就变了。后来她干脆不辞而别,撇下一对未成年的儿女顾自走了。

赵师傅的单位流动性

大,培养儿女的事自然就落到了老娘的身上。好在老娘身子骨还算硬朗,含辛茹苦,总算把孩子拉扯到了成年。

赵师傅虽大字不识几个,但人却绝顶聪明,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木工、电工、铁匠之类的活计。在铁路上当仓库保管员那会,他看工人们交到仓库里的破毡箕、旧铁钎和瘪了胎的手推车等堆了一大堆,单位也不屑修理,造成很大浪费。他看着心疼,就开始动手修补,然后堆放整齐,把杂乱无章的仓库,整理得井然有序。他的修车技术就是那时自学的,没想到竟成了他晚年生活的主要部分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,赵师傅告老还乡。那时自行车较为普及,而修车摊还不多。赵师傅修车,一来可以打发退休的日子;二来也总有一些收入,可谓两全齐美。

赵师傅的修车摊东挪西移换过不少地方,后来因为影响市容,他只得将修车摊撤到家门口。好在这里有一块空地,摆个修车摊正合适。

赵师傅修车,对他来说钱多钱少并不重要。他为别人补胎换胎的收费,总是比其他修车摊要低;换其他零件也只赚个跑腿费,从不漫天要价。有时修车要排队,有的人不愿等,干脆早上把破车放在他摊里,晚上下班时再取来。

赵师傅到了晚年,也有过续弦的想法,甚至想找回发妻,但终究未能如愿。今年2月,赵师傅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,终年92岁。